

影宋柳河東集

卷四十四之四十五
非國語

化

河東先生集卷第四十四

非國語序

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囚

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為小書以志其中之所得焉又與吳武陵書云若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間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出者累月方視足下書當元和三四年間公時在永州作其間載國語斷截不可考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

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

揚子參差不齊槩諸

聖註云一以聖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

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一作是不知以入

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一篇

滅密此已下

恭王遊於涇上恭王諸本皆作昭王以國語諸本考之皆作恭王且

周之世系恭王在穆王之後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叙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為

恭王無疑矣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

恭史記作共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

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
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
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
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
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云云將何以
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

師賈續于姜氏之戎

之藉也借民力以藉田千畝

侯百畝自厲王流于葵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號文公諫之文王母弟號

仲虢叔始封于虢文公蓋其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

吾猶耕云爾一作吾猶耕乎云爾又曰吾以奉天地宗

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

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

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

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蟄而建寅

月之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

漢書江皋

河濱雖有惡種無不猥大猥盛也

實之堅好也得其穫

詩既堅既

好不猥不猥

京庾得其貯

詩曾孫之京高丘也

庾如坻如京

一作爾

庾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

固則三推之道

三推也禮記天子推○推徒回切

存乎亡乎

皆可以為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

則固不可今為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

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

德一作福人之用

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

以合馬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
吾益羞之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

周大夫也

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
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
蒸於是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
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
亡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

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

乃滅周乃東遷

自天地之氣已下新附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
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
與我謀自闢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
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
而爨者爾雅鼎款足者謂之鬲款足曲脚也○鬲音歷必涌溢蒸鬱
以糜百物也糜爛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
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

一本云是特老婦老圃者之爲

也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倪端陰

之無窮以湏洞轆轤乎其中○湏音禾諸韻皆胡洞切並云

水銀也無別義今獨孤及觀海詩湏洞吞百

谷杜子美詩湏洞不可掇杜詩中用湏洞不

一淮南子湏濛濛洞莫知其門許慎註湏讀

如項羽之項鴻讀如子贛之贛洞讀如同遊

淮南子音合依本處註轆轤音膠葛或會或

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

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

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

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

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撥于農隙耨獲亦於藉獮於旣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

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一作後嗣王

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數也自民不可料至

無以賦
今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言一作聞不窮異以為神

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

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

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罔仲山氏果

以職有所協協合也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

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

哉

示少示以寡也惡事厭况爲大妄以諉乎

後嗣

賈誼傳尚有可諉者胡建傳執惑于神

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
悖亂不足以取滅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
氏其至于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巳何
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

莘號地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
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

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
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
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
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
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
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
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
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
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

五年一
巡狩今

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

不過五年

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散非類故帥以往舊本止載有神降于

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

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

矣况其徵乎彼鳴乎莘者以煮蒿悽愴

音熏

香氣焄蒿悽愴見禮記

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

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

浪無狀而寓之丹朱

莽浪無根源也並如字

則又以房

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
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
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胄見也胄後虢之
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
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
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
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

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
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
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
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
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
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夫
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非曰泰侈之德惡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
能必其時之蚤暮耶設今時之可必又孰能
必其君之壽夭耶若二君而壽三君而夭則